

明

史

六
四

四

本

二

明史卷二百三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傅好禮

姜志禮

包見捷

田大益

馮應京

何棟如王之翰
卞孔時

吳宗堯

吳寶秀

華鈺

王正志

傅好禮字伯恭固安人萬曆二年進士知涇縣治最入
爲御史嘗陳時政請節游宴停內操罷外戚世封止山
陵行幸又上崇實杜漸諸疏語皆剴直巡按浙江歲大

侵條上荒政行部湖州用便宜發漕折銀萬兩易粟振饑民改按山東泰安州同知張壽朋當貶秩文選郎謝廷案用爲永平推官謂州同知六品而推官七品也好禮馳疏劾其非制廷案坐停俸壽朋改調好禮尋謝病歸召進光祿少卿改太常時稅使四出海內騷然二十六年冬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雜物弗予捶至死好禮極論其害因言自朝鮮用兵饑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國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况奸徒所得千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爲之奏入四

日未報復具疏請帝大怒傳旨鐫三級出之外大理卿
吳定疏救帝益怒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鐫三級調
邊方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爲民旣而帝思好禮言下
其疏命厰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詔獄其害乃除好
禮之官未幾請急歸家居十五年卒天啟中贈太常卿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衢州
推官入爲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瘐死疏言犴狴
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况海內小
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
含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亟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

礦稅母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外出爲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萊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旣之國遣中貴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禮抗疏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尙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况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共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三秩爲

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天啟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爲尙寶少卿尋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疏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奪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淳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於鄉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奸人李本立請採珠廣東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見捷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蠡起言利千戶李仁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沒官餘鹽令稅使魯保兼理見捷等並

力爭頃之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吳宗堯劾稅使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還未幾天津稅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劉忠帝不納益遣高案暨祿李鳳權稅於京口儀真廣東並專敕行事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徵稅遼東見捷等累請停罷至是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懲以三尺急罷開採則遼事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見捷

言尤數帝心銜之居數日又率司官極論乃謫見捷貴
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年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趙
完璧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三
十四年起興業知縣累遷太僕少卿久之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江西光宗卽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

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遠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鍾祥
知縣擢兵科給事中疏論日本封貢可虞又言東征之
役在將士則當據今日之斬馘以論功在主帥則當視
後日之成敗以定議時遘其言母喪除起補戶科二十
八年十月疏言陛下受命日久驕泰乘之布列豺狼殄

減善類民無所措靡不蓄怨含憤覲一旦有事願陛下
惕然警覺敬天地嚴祖宗毋輕臣工毋戕民命毋任閹
人毋縱羣小毋務暴刻毋甘怠荒急改敗轍遵治規用
保祖宗無疆之業未幾極陳礦稅六害言內臣務爲劫
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
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
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卽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
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也陛下嘗以礦稅之
役爲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
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

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僞必敗也財積而不用崇將隨之脫巾不已至於揭竿適爲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子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謂賄聚必散也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搃擊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爲讐人爲敵衆心齊倡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而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脈二豎固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爲腹心以金錢珠玉

爲命脈藥石之言褒如充耳卽令逢千剖心臯夔進諫
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
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
深察而力反之皆不報明年疏論湖廣稅監陳奉救僉
事馮應京忤旨切責時武昌民以應京被逮羣聚鼓譟
欲殺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驅率狼虎
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纍息以致
天災地坼山崩川竭釁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
耳目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
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

急踰兩月矣四方觀聽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
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
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
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寶爲哉今
四方萬姓見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知禍必不解必且
羣起爲變此時卽盡戮諸璫以謝天下寧有濟耶帝怒
留中又明年遷兵科都給事中時兩京缺尚書三侍郎
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
二十五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三十一年江西稅監潘
相請勘合符牒勿經郵傳巡按御史吳達可駁之不聽

大益復守故事力爭竟如相請內使王朝嘗言近京采
煤歲可獲銀五千乃率京營兵劫掠西山諸處煤戶洵
洵朝以沮撓聞有旨逮治皆入都城訴失業狀沈一貫
等急請罷朝且擬敕諭撫按未得命大益言國家大柄
莫重於兵朝擅役禁軍請急誅爲無將之戒御史沈正
隆給事中楊應文白瑜亦疏諫帝俱不納俄用中官陳
永壽奏乃召朝還遼東稅監高淮擁精騎數百至都城
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掃除之役敢盜兵權
包禍心罪當誅帝亦不問明年八月極陳君德缺失言
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羣工因而泄

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
變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
業之祖而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天欲蹶我國家
章章明矣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
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
撤而羣小猶盜橫閭閻猶朘削則百工之展布實難而
罪罟之羅織必衆缺官雖補繫囚雖釋曾何益哉陛下
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
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如夏桀隕於瑤臺
商紂焚於寶玉幽厲啓戎於榮夷桓靈絕統於私鬻德

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一百一
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覆轍相仍昭然可鑒
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託身
於天下哉居月餘復以星變乞固根本設防禦罷礦稅
帝皆不省又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大益性
骨鯁守官無他營數進危言卒獲免禍蓋時帝倦勤上
章者雖千萬言大率屏置勿閱故也

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爲戶部主事
督薊鎮軍儲以廉幹聞尋改兵部進員外郎二十八年
擢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黃州三府繩貪墨摧奸豪
風采大著稅監陳奉恣橫巡撫支可大以下唯諾惟謹

應京獨以法裁之奉掎克萬端至伐塚毀屋剗孕婦溺
嬰兒其年十二月有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
餘哭聲動地蠡涌入奉廨諸司馳救乃免應京捕治其
爪牙奉怒陽餉食而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益慚恨明
年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
居民羣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途可大
噤不敢出聲應京獨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
撓命凌敕使帝怒命貶雜職調邊方給事中田大益御
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益怒除應京名是
時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縣知縣王之翰亦